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艮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為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易傳

旅小亨旅貞吉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

之貞正而吉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旅者失其所居也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是以豐之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而旅之象已形焉旅雖失其所居而未困故亦有可小亨之象然自身之道論之則旅得其小者耳自貞吉論之亦不能大全獨

得旅之貞吉也故在亨得其小者在旅得其貞吉  
是以言小亨又曰旅貞吉也由是觀之則小亨未  
必不大於貞吉而旅之貞吉未必不小於小亨也  
諸卦亦有是義因旅可明之耳

易說

新安朱氏曰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  
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  
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  
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

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本義

○不

知聖人特地做一个卦說這旅則甚

語錄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於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

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  
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

一作能

處旅之道天下之

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易傳

藍田呂氏曰旅失居而未得也旅在外者也處旅  
之道柔而得中以順乎剛則知屈以求伸也止而  
麗乎明則知所以安而不之於邪闇也此善處旅  
者所以得旅之小亨得旅之貞吉也

白雲鄭氏曰旅自否來以六五為成卦之主六五柔得中也自否三而為旅之六五是柔得中乎外也上承上九順乎剛也艮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明則止不失其所者也是皆所以小亨而貞吉也旅之時義所以為大者居尊得中順剛麗明安得不為大義乎故大有之所以為大火在天上而已旅之所以為大義亦以山上有火故也以火在天上而為元亨則山上有火又宜為小亨矣觀此則

知君人之道其以明為大也如此是以詩人於閭  
亂之世則思古明王蓋下民之至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旅否之變也剝當居上柔當居下六  
居五失其所居而在外旅也然六居五柔得中矣  
得中則其柔不過得為旅之中道易說曰中非一  
揆旅有旅之中也柔得中則能順乎上下之剝不  
為剝所揜而小者身順乎剝而柔失中旅道窮矣  
坤順也君子入國問禁興之日從新國之法順乎



剛也故曰柔得中而順乎剛此以六五言旅小亨也九居三未為失其所居也然剛自五而反居於下猶為旅也居三成艮屈其剛而止於下自謙屈之道也雖止乎下矣然九三正止而不失其正上麗乎離之明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麗乎明也正然後能麗乎明不正人將拒我矣正則吉故曰止而麗乎明此以九三言旅貞吉也旅難處也旅如六五柔得中乎外而

順乎剄在我者不失已矣乃可以小亨旅如九三  
止而麗乎明在彼者亦不失人矣乃可以貞吉是  
以旅一也而再言之易傳曰旅困之時非陽剄中  
正有助於下則不能致大亨如卦之才則可以小  
亨得旅貞而吉也四方固男子之事居者必有旅  
也顧處之如何耳夫子歷國應聘嘗去父母之邦  
矣去他國矣欲浮於海居九夷矣蓋得旅之時義  
也旅之時不一而義者時措之宜知其時而不知

其宜不可也非大人孰能盡之故曰旅之時義大

矣哉在卦氣為四月故太玄準之以裝

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以卦體卦德釋卦辭旅之時義大矣旅之時為難

處

本義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伊川先生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

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

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易傳

藍田呂氏曰火非山上之物山上有火火寓於山  
故為旅山上有火近者蒙其照遠者觀其明近者  
察而遠者服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心服則情得  
獄以其立斷故不留也不留亦旅人之義

白雲郭氏曰易於火在天上明出地上山上有火  
雖象有大小不同其為至明則一也君子法之是

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獄者天下之至難明者也  
以舜之聖猶至於再三訓戒有曰欽哉欽哉惟  
刑之恤哉有曰惟明克允有曰明於五刑由是觀  
之則明慎用刑宜聖人之致意也留獄則為不明  
矣聖人深懼其不明故又申言之旅之明義見於  
卦象而不見於卦辭故孔子於象明之此蓋義之  
大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上有火明而止止而不處旅也君

子之用刑也雖明而止故明而慎於用刑雖止而不處故亦不留獄明者或不慎慎者或留獄失旅之象也雖有伏坎為獄兌為刑殺艮止慎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謹刑如山不留獄如火

本義

○明慎用

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語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

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為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它卦為大臣之位者異矣○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瑣瑣不能致命遂志身窮而志卑也冗細其所為取災之道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居旅之時以柔居下方在羈旅而不能自振柔弱卑下其細已甚為物所陵志窮而災皆自取也

白雲郭氏曰旅雖有失其所居之義而卦象之中至明存焉故君子之處旅也必思其至明而法以行事然後足以得旅之大義此象所以言明慎用刑之意不知出此反致意於瑣瑣細末之務則闇於大義是其所以為取災之道歟夫窮志畢力於



瑣瑣之務者終不能大有為於天下也初六陰柔之才自居於卑故无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旅之大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可不審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瑣瑣小也艮為小動而之四復成艮小之又小瑣瑣也初六小人之旅卑柔而不中正恃應而求於四者煩褻其細已甚故曰旅瑣瑣四巽極而躁火性炎上不能容初艮止也厭止妄動

往而復止人亦厭之志窮也坎險災也志窮遇險  
斯其所取災也艮為手有求取之象楚申侯是已  
曰斯曰其者初四上下皆有艮手取災之象故指

兩爻言之

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

如此

本義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  
也

伊川先生曰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  
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  
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  
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  
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  
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  
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  
免於災厲則已善矣○羈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

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得位即次之義得三之助故曰懷其

資下有一陰无所係累故曰得童僕貞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柔居中承剛柔无所不順  
旅而即安者也即次以為居懷資以為用得童僕  
之貞以給使而不畔羈旅之安莫甚於此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次舍旅所安也貨財旅所資  
也童僕旅所賴也雍曰旅幾於困者也不得其安

則困不得其資則困不得其助則困今安即其次  
懷其資又得童僕之助則處旅之善者矣是所以  
不能困也童僕以助上為正得其貞則得其助矣  
終何尤哉六二柔順中正故其善處如此語之以

大義則未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止也二得位止而得位即次舍也  
離兌為贏貨貝資財之象二巽為入懷其資也童  
僕一本作僮僕艮為少男初卑陰賤二在上畜之

童僕也初與二得童僕貞也童僕貞則二親信之而不疑旅在下柔而中正即次所遇而安也懷其資得三四五之助也又得童僕貞而下承之旅如是多助矣故動而之外終无尤之者五爻為口尤之者也初六不正而曰貞者貞於二也貞於主人二巽東南主人位也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貞於五也童僕貞然後次舍可止資貨可有夫子曰審其所以從之之謂貞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  
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  
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  
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伊川先生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剝而不  
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  
剝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

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剋則暴下故下  
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  
道也○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  
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剋自高待下必  
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為可

危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宜  
也下比二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旅之時以陽居陽下體之上初二二陰皆相與而已為之長物之所不與故焚次喪童僕皆危道也

白雲郭氏曰旅以致明為大而柔順中正亦足小亨九三劓而不中俱失亨大之義故不能安旅失助而危也旅焚其次則失其所安斯亦可傷矣然二以旅自處故得童僕貞三以劓暴之才不以旅自居反欲自脫於旅而以旅道居童僕宜其失衆

心而喪也童僕以助為貞既喪則失助是以貞為厲矣夫旅豈與入之道哉君子修己安人自卑自厚而已故終无以旅與下之事焚亦言其剋暴也

旅有火之性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止也三得位止而得位次舍也巽木離火焚其次也九三在旅而過剋四五之所不與則失其所止有焚其次之象兌為毀傷也旅失其所止亦可傷也初艮為童僕九三既失其所止

以旅之故乃巽而與下失尊卑之宜初三易位初失其正喪其童僕貞也所以喪者為旅之義劉柔皆失中旅如是寡助危矣六居三不正危之道

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剗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僮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

義義喪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本義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剗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  
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剗明之才為五所  
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  
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剗明之才為上下所與  
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  
无陽剗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  
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四以近君為當位  
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為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

四不正為有咎矣曰以劉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劉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為善其心

志未快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旅于處也所應在初初為瑣瑣志窮卑下不能大助於已但得其資斧之用而已

志未有得故其心不快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以陽居陰旅而自降然不當位姑可處而已故曰旅于處而自降物之所與雖得

其資斧而不得其僮僕躬自樵蘇雖有資斧未得所  
安故心未快

白雲郭氏曰九四居上體之下元高亢不屈之義  
蓋亦安於旅者方之即次亦庶幾焉雖得資用徒  
能自修異夫童僕之助者是以其心未快也君子  
之快何如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  
是也不然則雖得資斧適足以獨善其身而已何  
所快哉故九四之我心不快孟子所謂窮也所謂

不得志者也且爻辭言于處而象言未得位亦以見六二即次為得位而于處未得位者窮處而未得志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三止而得位為次舍四巽為入而未得位行者處而已入對出言之為處九四非安處也故曰旅于處兌為羸貝資也離為兵巽木貫之斧也得其資以為利得其斧以為斷上得乎五下得乎三之助矣九剗明之才而處四履謙能下

善處乎旅故得上下之利有資貸焉有器用焉雖  
不若六二亦曰得其所矣然未得位也上不足以  
發五之志下不足以致九二之賢雖得資斧未免  
為旅人故我心不快兌為決中為心四進而上道  
行於五而二應則快矣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  
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剋陽之與下唯陰



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本義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  
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  
可謂善矣羈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  
失然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  
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  
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

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  
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  
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  
上而得乎下為下所上上无字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  
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  
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為  
旅不必在外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四處陰應下堅介難致雉之象也以力

致之徒喪其矢喪矢喪其直也文明居中必不失其

直當終得譽美

易說

蓋田呂氏曰六五旅之時以柔居尊當文明之中  
以旅而不能自有故思射而取之然柔而无應既  
莫之獲且亡其矢斯未得其所欲者也然不安於  
尊上承上九終得上之譽命雖有所亡而不恤也  
白雲郭氏曰六五君位又為成卦之主且自否三  
升而為文明之君豈非射雉一矢亡之象乎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故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也終以譽命者終譽以致天命也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天聽自我民聽也上逮者其道登聞於天也蓋言人君修德於身終致文明之盛下得百姓之心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而言令聞不已蓋未有不得於人而能受命者也六五射雉有由艱危以致治之象茲豈非人君在旅

之義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在旅卦不取君象君不可旅也離  
為雉雉文明之物文明人文也聖人止亂而不以  
威武者也離為兵伏坎為弓伏艮為手兵加之弓  
上矢也矢者射雉之器五動弓矢發離坎毀而雉  
亡一矢亡之也一矢亡雉者五得中道動而必中  
乎理之象然六五未當位雖有文明之德未可以  
動上九屈體逮之則令譽升聞而爵命之矣兌口  
在下與之譽也巽為命上卦之終由譽而後命之

始也未當位終也譽命故曰終以譽命五進上其

在賓師之位乾西北賓之位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然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上逮

言其譽命聞於上也

本義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伊川先生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剝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剝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鳥所安止

有一

上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剝

字

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以

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得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  
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  
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  
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剋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  
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失柔順之正  
故曰喪牛于易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  
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旅而用剝居物之上如鳥巢然  
將害之故焚其巢居物之上故先笑為物所害故  
後號咷服牛引重旅之所資物所不與喪牛于易  
而皆莫之告此其所以凶也

白雲郭氏曰旅不可窮也而上九窮之是以失其  
所安之甚如鳥之焚巢將无依焉旅之道易入而  
難出未嘗不先笑而後號咷也其於得失之際則  
得之甚艱失之甚易牛大而難失之物亦易喪之

三者究其終皆无獲吉之理是以凶也象言其義  
焚者窮旅於上必焚之義也喪牛于易方自失不  
暇終无譽命之得故莫之有聞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離為飛鳥九動變六成震巽巽  
為木震為竹葦鳥隱其中巢也上九極剝以高亢  
居上非旅人之宜巽木離火鳥焚其巢失其所也  
離目動震有聲笑也樂其未焚之前柔順謙下時  
也兌澤流於目巽號出於口哀於既焚之後悔其

先之時也上與三相應之地上六變而正成坤坤  
為牛九三應而上降三正成坎坎為耳上九亢亢  
不變坤象隱喪牛也易輕易也火性剽疾上九極  
剽輕易也故曰喪牛于易九喪柔順三不往應坎  
耳伏矣輕易者自塞其耳而聰不明也陸機羈旅  
處羣士之上而不聞牽秀孟玖之毀其以高亢輕  
易而致禍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過剽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

順山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  
卷六十

三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一

頭等待衛納喇性德編



巽上  
巽下

伊川先生曰巽序卦旅而无所取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為巽也

易傳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巽與兌皆剝中正巽說一作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

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

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巽與兌皆剝中正巽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

所以小也。雍曰：巽入也。故能亨然，柔弱自居其小，宜矣。能入故利，有攸往，居柔小亨，故利見大人。聖人懼小其志，而欲養其大體也。是亦沈潛剴克之

意與

易說

新安朱氏曰：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本義



彖曰重巽以申命。剝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剝。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令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為重複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複也。丁寧之謂也。○剝巽乎中正以卦才言也。陽剝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剝其才如是。雖內

柔可以小亨也。○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  
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剝中正之大人  
則為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剝中正大人也  
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為過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巽有所下而不亢也柔皆下乎剝巽  
也出命而至申命物无違者非上下皆巽不足以  
能之故重巽以申命剝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  
乎剝小亨而不可以大亨者柔道終不可以大也

執巽而行无往不利巽乎中正而志行故利見大人  
白雲郭氏曰上下皆巽是為重巽上以巽入而化  
下下以巽順而從上是以命行无違也剝巽乎中  
正而志行者上以巽入而化下是剝以巽而无太  
過也柔皆順乎剝者下以巽順而從上是柔以巽  
而无不及也上下之巽如此故亨而利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柔在下而承二剝巽也巽為風風者  
天之號令命者天之令也故巽為命內巽者命之

始外巽者巽而達乎外申前之命也重巽之象惟  
可施之於申命先儒謂上下皆巽不違其令命乃  
行也若施之於它則巽已甚矣故曰重巽以申命  
此以兩體而言巽也巽自遯來訟之變六三之四  
上下皆巽九二之剝巽乎中也九五之剝巽乎中  
正也巽乎中正則其剝不過而所施當乎人心是  
以志行乎上下故曰剝中正而志行此以三四相  
易而言九二九五之巽也九二之剝巽乎正則初

六之柔順之九五之剝巽乎中正則六四之柔順  
之上下之柔皆順乎剝則物无違者而九二九五  
之志行故曰柔皆順乎剝此以初六六四言大者  
巽則小者无不順也柔皆順乎剝雖无違者然順  
乎中正乃善不然失所從矣六四離目為見大人  
者九五剝而巽乎中正者也剝巽乎中正而柔順  
之則柔者亦得其正而小者亨矣豈非小者之利  
乎故曰利見大人此以九五言巽之利也小者亨

矣故六四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而其道上行故曰  
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徐氏王昭素考王  
弼注有命乃行也四字當在重巽以申命之下疑  
彖或脫文理若有之在卦氣為七月故太玄準之

以翕

易傳

新安朱氏曰重巽申命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  
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也剝巽乎中正而  
志行柔皆順乎剝以卦體釋卦辭剝巽乎中正而

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

本義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

義重巽所以為申命○巽以行權允見而巽伏權  
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問重  
巽以申命重字之義如何曰只是重卦巽是重卦  
故曰重巽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  
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  
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  
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並語錄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伊川先生曰兩風相重

一作從

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

子觀重巽相繼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易傳

藍田呂氏曰風行相隨所向皆靡故可以申命行



事

白雲郭氏曰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无不  
從然後具重巽之義故象言隨風巽則知重巽隨  
風之義皆繫乎上下而言也君子有是德下民如  
是而從其於申命行事也何有易於巽主教命猶  
詩之言風也故觀則省方觀民設教姤則施命誥四  
方蠱則振民育德皆主巽而言也由是觀之則巽  
之命可順之命也命或不可順而欲以剋強之亦

難矣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為風風巽而入者也前後相隨而至則歲事行矣故巽又有事之象傳言八風之至各以四十五日而成一歲是也君子申命諄諄者行事也行事莫如巽巽則易入

易傳

新安朱氏曰隨相繼之義

本義

○巽象申命是丁寧

反復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丁寧告戒无所不至也故象以之

語錄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劉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懼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劉貞之志則為宜也勉為劉貞則无過卑恐懼之失矣○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劉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

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居下在巽之始謙抑過中故施於武人之貞則達得其宜進退者柔不自決之象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居巽之時以柔居下為剄所乘進則必巽退則過巽疑而未決失其所守如有志於治莫若執巽順之志果敢以任事故利武人之貞利於武人之貞所謂果敢以任事也

白雲郭氏曰卦以居柔而不能大初六又以柔而

不能決是以有進退之象武人三軍之勇者不膚撓不目逃其志決於進者也初六疑於申命行事之際則敗且至矣宜以武人之貞自治其志可也治己以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孔子語冉求以聞斯行諸是也然道雖不一於進而此利在行事是亦行權之義

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初行事之始也居卑體柔不能自立過於巽者也退則不安進則无應又二劉據之

莫知所從巽為不果故曰進退志疑也六變九巽  
成乾應兌乾為健兌為決疑志去矣健決者武人  
之貞天道尚右故兌為武人志疑者不先治其志  
也君子自治其動以正行之以健決確乎不可移  
雖千萬人必往孰能奪其志哉故曰利武人之  
貞志治也巽為工有治之意易傳曰治謂修立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

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本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為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

禮可以遠恥辱絕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  
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  
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  
誠意則以過巽為諂矣○二以居柔在下為過巽之  
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  
為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一元人自當信之以誠意  
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其志下比无應於上故曰巽



在牀下然不失中道下為之用故史巫紛若樂為之  
使吉而无咎非如上九喪其資斧史巫諭虛華過實  
者言不失中道則樂盡其誠者象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下體之中以陽居陰其巽已甚  
故曰巽在牀下以此事人失之太卑不能以自立  
以此事神雖史巫紛若敬不過中神享之矣故用  
史巫紛若吉无咎

白雲郭氏曰二有剝中之德巽无不行矣而猶過

於恭巽有牀下不安之象者此其所以謂之巽也  
是道也雖神明可交而受福況人乎然過於巽在  
聖人之道疑若有咎矣而當巽之時九二以剛德  
能行巽之道是其所以无咎也故象言紛若之吉  
得中也然惟九二剝中故有巽在牀下之美不然

殆且過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初坤變乾也巽為木坤西南方乾  
為人設木於西南之輿而人即安焉者牀也巽股

變艮股見手伏蒲伏於牀下之象九二不正卑巽  
如此宜有咎然九二剛中其動也正卑巽者非為  
利也將以誠意感動九五而已故用史巫紛若吉  
吉者正也九二之動上之五成震震為聲五之二  
成兌兌為言上九宗廟兌口出聲祝史道人之意  
以達於鬼神之象六降於二巫以鬼神之意告於  
人之象史巫皆尚口而巽故也四巽離為絲二五  
升降史巫紛若則卑巽之意達於上下巽在牀下

何咎之有此子游重服立諸臣之位以感悟文子之道也二五中也九五未應則巽在牀下用史巫

紛若乃為得中

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

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本義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處剝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剝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為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順相親所乘者剝而上復有重剝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剝而履剝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三處陽剝失巽之道乘剝而動頻吝所

宜志在比物故吝如復之六三志窮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復之六三陷衆陰之中而未遠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主於高亢而為六四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至於頻巽志窮而巽勢不得已吝道也

白雲郭氏曰過於剝而不中是以或巽或失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非吝而何其志終不能以有行是以窮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頻水厓與復六三頻復之頻同允水  
澤三水澤之際九三重剝不中在下體之上巽極  
而決躁不能巽者也將遂其剛亢歟則上臨之以巽  
四以柔相親九二之剝近而不相得將變而為柔  
歟則安其所處憚於改過有吝之意然志已窮不  
得已而巽猶人行至於水之厓欲前得乎故曰頻  
巽之吝志窮也易傳曰雖欲不巽得乎哉

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剝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

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



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

一无悔字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為

功也○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

之功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之德以居陰位雖或乘剗悔終可  
亡近比於五不為諂妄而又二三并為所獲不私其  
累而樂為已用田獲之類也使三陽見獲四之功也

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四乘剝宜悔而以陰居陰上承九五能全巽道非特悔亡所獲亦多

白雲郭氏曰六四近君志決於進元初六之疑既无羣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至柔不當有田獲之功而此以順乎剝故得之由是觀之則剝以巽而无太過柔以巽而无不及則是觀之則剝以巽而无太過柔以巽而无不及則巽之為道豈柔弱畏懦之義哉是其可與有行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四元應承皆剗宜有悔四本遯之  
六二自二之四一變訟二變巽二田也艮為手柔  
道上行之四得位處二陽之際上巽於五下巽於  
三三爻皆正而相得故田獲三品古之田者上殺  
中殺下殺為三品三品則徧及於上下充有刑殺  
之意而又伏艮為黔喙之屬巽為雞離為雉為三  
品以巽事上臨下上下與之巽而有功雖无應也承承  
皆剗也其悔亡矣故曰有功也易傳曰天下之事

苟善處則悔可以有功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无應乘承皆剋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

也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

本義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明道先生曰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

有所革也自甲至於戊巳春夏生物之氣巳備庚者  
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劉絢  
師訓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為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  
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  
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  
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為吉柔巽而不貞則有  
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  
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

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

一作改

之道當

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

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

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九五之吉

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

不過无不及

一作无過不及

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

惟得中為善失中則悔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解見蠱卦志不以正則將有悔先庚三

曰讓始也後庚三日存終也雖體陽居尊无應於下故不可為事之唱乃吉不著於繇辭者巽非憂患之

時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剝以巽而後貞吉柔以巽而後有功貞吉則无太過有功則无不及是以四五皆得巽道而悔亡也九五居尊中正為巽之主固守是道吉无不利猶曰无初有終者巽之為象以柔而用剝也惟以柔故有初六進退之疑惟用剝故有九

五正中之吉是為无初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九五人君之位也出命人君之所先也慎乃出令君人之道也故必先後三日而申命之夫上有巽入之道下有巽順之義風行草偃莫易於斯時猶且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慎之至也慎之至者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善而无不可行復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吉也下曰吉蓋命令以是為吉也庚即命



令也先庚謂未出令之前已申命後庚謂出令之後三日而後行事也伊川曰甲者事之始也庚者

變更之始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君位而正中巽為號令有申命之象故舉全卦以盡一爻之義五无應宜有悔正故悔亡動則二應之二五皆正故无不利初二不正始未善也五正善而有終也无初故申命申命則有終初未善也故巽以命之先庚三日變家人

變益之時也下三爻震震納庚離為日先於此庚  
之使善也後庚三日變噬嗑變震之時也震納庚  
離為日後於此庚之慮其未盡善也先庚後庚主  
於中正也十日之次以戊巳為中過中則變故庚  
謂之更更而正中正則吉此九五之所以吉歟蠱  
卦六五柔故為蠱巽九五剛乃有更變之善更天  
下之弊其惟剛中乎易傳○又曰巽九五貞吉悔亡  
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吉虞曰震庚也謂變

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為日震三爻在  
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  
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初失止終變成  
震得位故无初有終吉震兌為蕃鮮白為巽也巽  
究為躁卦謂震也又曰乾成於甲坤成於庚陰陽  
天地之終始故經舉甲庚於蠱豕巽五也

震庚  
圖說

新安朱氏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  
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

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

本義

○元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

是元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

箇意○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

並語錄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伊川先生曰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

居巽之極過於巽者

一无者字

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

剝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剝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

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巽在牀下

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

巽至於自失得為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

曰得為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巽過極難為之下物不為用故曰喪

其資斧凶資斧尚喪餘用殫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處巽之窮以陽居亢位之地其  
巽已甚與九二同故巽在牀下窮矣其所養失其  
備用失其利守是不變正入於凶故曰喪其資斧  
正凶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為之臣也以巽用剝者也上  
九巽之極者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則

其過也甚矣過則失故喪其資斧貞凶也巽之道  
剝柔用之皆獲其利今喪其所資之利能无凶乎  
故巽在牀下无用於上窮之時喪其資斧殊乖悔  
亡之利彼以悔亡而吉則此以喪失正乎凶矣觀  
此則知謂之資斧者其行權之義乎是不可失者  
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以巽而居高位處之不當窮則  
變而反下三以重剝乘之巽股變艮手有恐懼自

失而蒲伏於牀下之象故曰巽在牀下離兌為羸  
貝為資所以利也離為兵巽為木貫之為斧所以  
斷也上窮反三離見巽毀故曰喪其資斧喪其所  
以利則莫或愛之喪其所以斷則莫或畏之正乎  
凶矣上復位遇坎險正凶也魯自襄公三家分其  
民其君四世徙之至昭公失國无所竄伏蓋處上  
極巽盡亡其資斧乃正凶也方自失之初告之以

凶詎肯信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剄陽之德故其象占如此正乎凶言必凶本義○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无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二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兌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

次巽也

易傳

兌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允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

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

一作吝

故戒利貞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允之為說非有意於說人亦非有意於求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其志而自說耳使有心於其間非允也允之所以亨者此也何謂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於其間則為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

說是以利貞惟貞則无私矣故允因貞而利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允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

義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允以說為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

暢所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流於其所順利者  
苟非正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  
聖人象兌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象曰兌說也剝  
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剝而外爻  
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為可說儻其中无所守則其  
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  
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  
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

而下則允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  
時而說皆未足為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  
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  
難而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則民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  
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  
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  
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

易說

彖曰允說也剝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伊川先生曰允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剝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負也利貞之道宜正一作貞也卦有剝中之德能負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

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  
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  
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數故以之先  
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一无心字  
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  
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作君人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  
故聖人贊其大易傳

藍田呂氏曰兌有所說而不蔽也



白雲郭氏曰允之為象剝居中而柔在外剝居中則无私柔在外則足以說物无私則貞足以說物則亨此允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允說有道得其道則能順天而應人以盡天下之大公失其道則不能順乎天而溺於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此得允說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亦得允說

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武是已  
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中心悅而  
誠服允之道也是能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順  
天矣其應人也非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  
憐撫卹之言使之聞之也聖人惟知道耳故聖人  
知道而不知說天下知說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  
之說初非有期於民者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  
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固如是以說人也在道

論之則非民情之說聖人有所不敢為必說在事為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民或未說而欲覲其忘勞忘死雖聖人不能也是以聖人平居无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所謂說以先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說民也武王卒伐功非能說民也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私焉昧者充私情故勞而曰拙聖人明公道故逸而曰休天下可以无事處之矣說道之大有至

於此是以視民之自勸皆可見說之大也孟子嘗  
謂齊宣王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  
不悅則勿取若孟子者所謂知說之先民者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  
見乎外者也兌巽之反初六之上六四之三柔說  
於外二五不失其中以說行剛而剛柔皆亨故曰  
兌亨彖曰兌說也此合兩體卦變而言兌也剝中  
則實柔外則接物以和說而正則和而不流卦九

五剝中而正九二剝中而又戒之以利貞者二三  
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至故說道利正  
非道求說不利也亦何由亨哉故曰剝中而柔外  
說以利貞此以兩體六爻言兌也乾天也上五天  
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而說順乎天也三四人位  
也六四九三相易而說應乎人也天人殊位順乎天  
者要在於應乎人而已天之說萬物陰陽相說降  
而為澤說之非其時則亦不能說矣湯武之征伐

出其民於水火之中而民大說是所以順天也知  
人則知天知天則知說之道故曰順乎天而應乎  
人此以上六六三兩爻而言兌也坤為衆民也坎  
為勞兌決坎為大川險難也坤為死以內卦言兌  
先於坤說以先民也坤衆從之兌見坎伏民忘其  
勞也以外卦言之巽股而涉大川之險坤化為兌  
民忘其死也夫就佚辭勞好生惡死民之常情用  
之以說乃忘四體之勤決一旦之命而不顧非說

之以道能如是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東征是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民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說之大天地不能違而況於民乎故曰民勸矣哉此再合兩體魚伏爻而言兌也在卦氣為秋分故太玄準之以

沈易傳

新安朱氏曰兌說釋卦名義說之大民勸矣哉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

本義

○兌說若不是剗中便

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剝中柔外來說  
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  
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  
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  
這箇也好○說若不剝中便是違道干譽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  
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  
見易道之无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



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  
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  
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  
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厯明時是也觸  
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  
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  
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  
說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義而過於說必

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  
過亦无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  
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並浸潤漸  
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  
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  
无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惟其不專意於講  
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  
講習則祇見處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

欲自驗為學者之進否觀其處衆之樂與否可也

易說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濂溪先生曰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通書

康節先生曰兌說也其它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

无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

易傳

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允澤有

相滋益處

一本注云允澤有自相滋益之意○語錄

藍田呂氏曰澤用麗則相漸潤朋友講習有相漸

潤之益

白雲郭氏曰麗者附著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有見於順天應人而其微有見於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為說也況天下大說又有在於朋友講習之

間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麗連比也澤水所鍾兩澤相麗重說

也說之大者也天下之可說而无數者无若朋友  
講習之為大也易傳曰兩澤相麗互有滋益朋友  
講習互相益也兌與兌同類為朋初上五始終以  
正相助為友兌為口為講兩兌為習九五初九之  
君子以朋友講其所知習其所行相滋相益體麗

澤之象

易傳

新安朱氏曰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

如此

本義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伊川先生曰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說而无所偏

一无偏字

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

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

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

一作處順

心无所係

无所為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曰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

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爻直

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下无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

者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居兌之初以剛在下剛柔不過者也以此行說未有疑之者故吉

白雲郭氏曰初九固非知道者之事而知兌說在和其去道不遠矣是以得兌之吉也夫知和為說



不和為非說則上不諂媚以從人而下无私情示  
人之失是則用和為貴何所疑乎疑者上不知說  
之在道次不知說之在和既惑於說與不說之際  
是以其行不能无疑也吉亦无自而至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剝而處說无偏係之私能可否  
相濟者也故曰和兌九四疾惡六三小人然體巽  
不果不果疑也初九動而上行以濟其決而巽毀  
九四相易六亦得位而正正則吉故曰和兌吉初

九遠於六三无嫌於說小人九四未疑也是以能  
濟其決否則四疑矣晉訾祐實直而博范宣子朝  
夕顧之以問國事不正其身未有能決人之疑者  
故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  
故其象占如此○行未疑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

有所疑也

並本義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  
悔二剝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  
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剝中  
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  
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  
乎是以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

且悔亡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蓋賢者之能自治者也故知說之在我不在於天下不求說於天下而孚允之道自信其志彼天下之說有不期而自至者矣是以吉而悔亡也使有心求說於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徇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未有事是君為容說者也昔成湯克桀克仁彰信兆民蓋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不同其與九二孚允信志之

理一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小人非道來說九二此之以陽說陰宜有悔且凶九二誠實自信於中動則九五應之信孚於人久矣雖比於小人和而不同矣何疑於相比哉始雖未孚終必相說二動而正正則吉而悔亡故曰孚允之吉信志也夫石礮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兄弟也子產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易傳曰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

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剝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

則吉而悔亡矣

本義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  
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  
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  
同體而陰性一作陰下也失道下行也。○自處不中正

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來兌求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

道求說是以凶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柔不當位而乘剄求說於二說之不以道者也故曰來兌三高位也柔邪而說高位凶矣故曰來兌凶楚費無忌漢息夫躬唐休文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

反來就二陽以求其說凶之道也

本義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介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



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  
所從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陽  
剛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通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  
寧以諂為疾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商兌如賈求售上說乎五恐不  
獲乎上是以未寧能介六三諂邪之疾故有喜喜  
則有慶受上寵也

白雲郭氏曰當允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而  
擬議不遑寧是知所擇者也為臣如此賢矣哉故  
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  
允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  
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  
而改所謂商允未寧者如此至於享天心革夏正  
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舍所說而比  
五故為商允之義然允之象剝中柔外其象上行

九四舍三而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

守節者謂之介

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兌為羸貝貨財也四動離為震噬嗑為市之象巽變之其於市也為利三倍商賈之象商賈度利而動故又為高度之象動承坎坎勞卦勞未寧也商兌未寧者擬議所從度利而未定

者乎介者陽剛介於三五之間也從五正也從三  
不正也陰陽失位為疾九四陽失位六三陰失位  
九四以君子疾小人六三以小人疾君子九四宜  
有憂矣而有喜九五陽得位為喜四疾六三不與  
之交動而正上從於五則君臣相說而有喜矣夫  
唐虞文武之際得人為盛而四族三叔未嘗不疾  
君子然不害為治者從君子而不從小人可不慎  
其所從乎易傳曰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

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係

所從耳

易傳

新安朱氏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  
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  
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

占如此為戒深矣

本義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

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

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感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說六三之進則是孚于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

剝之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允之時居九五中正之位宜其天

下心說誠服而此有厲何哉蓋允之象上行不知  
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容悅小人之徒是以危也夫  
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允之道而上比小人  
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失道則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剝者小人之事安足與語說之大乎古之人君或  
以小人之術自任雖苟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  
之造者孚于剝之謂也孟子曰舍其梧櫨養其臠  
棘則為賤場師焉惜乎九五之未進此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剝陰消陽也六三在下進而上則四  
五消有剝牀之象故六三謂之剝九五正天位有  
剛健中正之德當乎位位與德非不足也然孚於  
六三之小人則九五危矣六三取說而已无獻可  
替否之義小人道長則君子之道日消安得不危  
易傳曰巧言令色孔壬舜且畏之其可忽諸易傳  
新安朱氏曰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  
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

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於上六則不危也位正當者與履九五同

本義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他卦至極則變兌為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說既極矣又

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  
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  
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

不能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三為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

多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  
以有為引之則從人而說蓋上六不當有事之象

无毀无譽特不能光大而已於道固无得而亦未  
至於失已故吉凶悔吝无得而言焉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說道之成六正已輔九五剛健中  
正之君宜有膏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  
之小人也三巽為繩離為光上六之說三相引之  
如舉繩然為山一簣之虧也此所以未光歟六三  
兌之小人也故初九剝正者不疑於三而行也九  
二剝中不比於三也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九五

孚於三而厲上六引三而未光小人以說進而為  
害其可不慮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  
一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

此又

不言其吉凶

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三至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sub>臣</sub>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朱 鈐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葉 蘭

謄錄監生<sub>臣</sub>陳春熙

欽定四庫全書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三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三三

坎下  
巽上

伊川先生曰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  
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  
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  
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易傳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亨于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謝顯道錄

伊川先生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心離則

散矣治乎散亦本於

一作必由

中能

一有貞字

收合人心則

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

乎正固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萃王假有廟渙然後聚道乃久故王假



有廟互見於此凡言有廟者聚道之極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也則其說蓋有言論之所不能及也非求之度數之末所能知也惟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知此則於治國乎何有

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渙者離散之義天下離散為渙而散

天下之難亦為渙居渙得散而亨散天下之難亦  
亨也王道至而有廟則難散矣萃與渙其義相類  
難渙則萃萃則渙難故當萃聚難渙之時宜莫先  
於有廟以致孝享也利涉大川木行水上之象也  
利貞者渙難以是為德之先也經曰孝莫大於嚴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有廟孝享必至於嚴父  
配天而後其道盡故象又言享于帝立廟所以終  
王假有廟之義也

易說

新安朱氏曰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  
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  
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  
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  
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  
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本義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  
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心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

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於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

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

義有是象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財散則民聚王乃在渙中之一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渙離其羣而散也渙之為卦自否而成否之九四來居於二離乾之羣與初六三相比故曰剛來而不窮六二上居於四離坤之羣上承九五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剛柔皆離其羣故曰渙離羣而上下交故亨萬物之散剛得尊位而在中則人神有主矣故王假有廟渙則物離非涉難有功不足以濟故利涉大川巽在坎上乘木

涉川之象也

白雲郭氏曰渙之成卦自否來故剛自四來而為二柔自二升而為四剛來得中而不窮柔自內升位乎外而上同此言成卦之義也王乃在中者以王居渙難之中故難散而後假有廟也大川難也乘木濟難之方也濟難有功則難散矣此渙之所

以亨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渙否九四之變也險難離散否塞解

釋剛柔皆亨故曰渙亨此以卦變言乎渙也九二之剛自四而來動於險中二陰不能陷解難散險又處之以中者也險豈能窮之哉五得中道出乎險外六四之柔自二而往正位乎外而以巽順上同於五君臣協比能守其中者也天下之難患處之者不以道及其出險又或不以道守之則亂者不解解者復亂二五之剛四之柔處之守之皆不失中故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以



二四五三文言渙之才所以致亨也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者本於人心失中鬼神依人而行離散則鬼神不饗聖人推原其本將以聚之故建國設官以為民極而宗廟為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父母知報本則知祭祀出於人心復其本心則離散者可合而天下元事矣治渙之道也假至也謂五也上為宗廟艮為門闕五王位中者心之位九五有入自門闕至宗廟得人心

而存之之象易傳曰卦之才皆主於中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此再以九五而言渙之才也利貞者五也坎為大川巽為木為股據正體巽四二皆為我用以之濟難而功歸於五言乘木有功則利貞在其中矣合天下之離散非正其可乎故曰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乘木有功也此再以九五二四言渙之才也易言木者三益渙中孚存五行也在卦氣為六月故

太玄準之以文

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來柔得位以卦變釋卦辭中謂廟

中

本義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

積聚當散羣隊當散

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

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

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這箇例只是一爻互

換轉移元那隔薦兩爻底此卦只是卜祭吉又

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

川先生說得那道理多了它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它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 問渙卦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先生曰是居二為中若在下則是窮矣

並語錄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伊川先生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元如宗廟

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

易傳

藍田呂氏曰風行水上波瀾必作振蕩離散不寧之時王者求以合其散莫若反其本享帝立廟所以明天人之本也

白雲郭氏曰水難也風行水上则无不散矣此渙難之象也享于帝立廟者天地祖考王祭之大也難渙之時莫急於此也能此則治天下可運諸掌

不能此則亂將復矣是以先王不敢後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風行水上渙然離散之象離散之時天下之險難方作先王以是享于上帝以一天下之心使知无二主也立廟以合天下之渙散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享于帝立廟離散者一矣帝乾上九也上又為宗廟巽股為立坤為牛坎為血享于帝也觀此則知魯用郊晉祀夏郊魯有周廟鄭有厲王之廟非先王意也秦位在藩臣臚於郊祀

天子不能制反致文武昨卒併天下揚雄曰僭莫  
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雄其知渙之說

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皆所以合其散

本義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  
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辯  
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

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  
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  
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  
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初  
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  
能順乎時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順比九

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居渙之初以柔在下力弱難濟  
用拯斯難馬壯乃吉乘車者馬在前前遇九二之  
剛故曰馬壯與明夷六二同義柔能乘剛其體順  
也

白雲郭氏曰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能竭其  
至健之才以拯之則難无不濟矣是其所以吉也  
天下之事辯之於早則順而易舉故象曰初六之  
吉順也卦以初二四五皆為渙難者初能比二四

能比五故也三與上私於其應能免其身幸矣明  
夷用拯馬壯吉曰順以則也此言順也是知馬以  
健順為義故坤之彖有取於馬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虞翻陸震本作壯吉悔亡拯古本作  
拼音承舉也六四得位近君正而巽可以濟渙然  
莫或助之初欲拊四才柔位下而在坎中且四不  
相應乃舍四用二用二乃所以拊四也二剛中之  
才坎為美脊之馬初二相易成震震為作足馬美

脊而作足馬之壯健者也四艮為手震為起起手  
以承六四拊之象是則足以資六四之剛而載其  
上矣故曰用拯馬壯吉正則吉而悔亡初六處不  
當位本有悔也六坤柔順以陰求陽始渙而拯之  
亦順也故曰初六之吉順也五爻皆言渙初獨不  
言易傳曰渙難之勢辯之宜早方渙而拯之不至  
於渙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

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

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伊川先生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

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

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為一作而

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

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一有吉字豈止悔亡而已

机謂俯就也 渙散之時以合為安二居險中急就

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亡故曰

奔其机三四皆險故曰得願若退累於初則險不能

出其悔終存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机可憑依以為安物之在下而靜止者也二乘初六柔靜在下机之象也俱元正應近而相得渙散之時得所憑依獲所願也

白雲郭氏曰九二之剛自外來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義故有奔其机之象焉剛不得中則不可有為而其道窮道窮則其志失矣惟得中就安故彖所以言不窮而象言得願此悔之所以亡也言奔

與悔亡皆去危之義

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巽為木坎為揉震為足艮為手在上體為肱揉木令曲而有足肱據其上机也二四合乃有此象二有剛中之才處險而不當位宜有悔二能奮身出險上奔於四四來憑之以安机憑之以安者也是以悔亡震足動奔也故曰奔其机二本否四在二者渙散之時也二之情不忘乎四猶逃亡之人不忘故國奔則得中心之所欲二者

中心之位也故曰得願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

二机也

本義

渙奔其机以卦變言之九二自四來

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即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居二之為安二居四之為得位是如何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

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

並語錄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悔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援上而進惟求自脫於險无悔而已非

能及物者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獨應上九挺身出羣雖未離險  
志已在外故得无悔

白雲郭氏曰渙離之時六三知應於上而不知有  
所擇而比之以行渙難之志是其志之小者也故  
其為道止及其身而已終无濟時之義然不失正  
應終亦不為悔也志在外者志應上九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所以致渙者險在內也四五濟險之

位六三處不當位近險宜有悔然不與險爭動而之上自脫於險非拯時之渙以濟人者也其正躬卑巽以遠於悔者乎坤為身三上相易析坤成巽離目視下鞠躬之象故曰渙其躬无悔象曰志在外也之外則无悔三上合而得正也蘧伯玉聞衛亂而出近闕杜洩葬叔孫豹而行之時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

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本義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  
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  
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  
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  
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  
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

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

一无能字

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

吉也渙有邱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邱聚之大也方

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

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

如是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

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

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已處險外无私其應常以拯衆為心則

其志光大獲吉若志在所歸之地近累於五則非能平均其慮者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自否六二上居於四離陰之羣上比於陽出幽谷而遷喬木者也知反其本故元吉邱處乎高謂九五也散而升高雖進於光大然自下而上疑非所安心不得平故匪夷所思

白雲郭氏曰六四之柔自下而升故有上同之義夫以柔道上行而輔君為臣之至美故君臣相濟

能渙天下之難也羣者天下懼於難者也能渙天下之難則其道大矣非止於其躬而已故元吉難雖渙散猶若有邱馬勿謂難之小而弗戒也有邱則匪夷矣有邱匪夷之思其可一日忘乎此雖已濟難不敢忘難之意也是亦其亡苞桑之義昔禹平水土成湯伐夏救民皆渙其羣者也成为王懲而戢後患所謂匪夷之思也元吉光大之義於夏商可見然易之卦變屢見於彖至渙尤明見於二爻

之辭不然則九二剛中自无奔机之象而六四至柔豈能具渙羣之吉乎惟究成卦之變則二爻之

辭可得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衆渙三陰羣也四巽順而正居近君之位上以巽乎五下以巽乎二二剛中有濟渙之才而二陰比之四屈已濟難與衆同患得九二之助陰服矣則渙者合異者同共圖天下之渙是以元吉元吉則濟渙之志光且大矣坎為光陽



為大也渙之時用剛則不足以懷之用柔則不足  
以制之四二協力剛柔共濟渙而至於羣天下始  
可以聚矣五艮為山半山為邱邱聚也六四得九  
二以合其羣其心思之所存者在五五得位羣陰  
之所聚如物之聚於邱五中正善羣然非四合之  
亦不得而羣矣四視二陰等夷也四正初與三不  
正坤土思也所思匪若二陰之所思不正故九二  
為用二陰服之否則渙散矣其能效美於君有邱

之實乎故曰渙有邱匪夷所思宣王承厲王之後  
天下離散召伯之徒佐王建國親諸侯遣使勞來

安集渙其羣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  
也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  
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  
而若邱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本義

是東坡會

做文字了却湊著它語脉如渙其羣元吉諸家皆

云渙散了却成羣都不成語句惟東坡說道渙散  
它小小羣聚合成一大羣如那天下混一之際破  
散它那小羣成大羣如此方成文理 老蘇云渙  
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  
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  
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  
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  
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

文章故此等說話皆能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

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並語錄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伊川先生曰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惟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一作浹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

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為稱而无咎  
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  
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  
元吉五惟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  
為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爻義  
相須時之宜也一作而已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  
能如五之為則居尊位為稱而无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為渙之主使物徧被其澤正位凝命可

以免咎不私於應故為均布其大號也渙然廓大以

王道自居乃无咎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得位尊而在中為渙之主者也渙道既行散上下之否而陰陽交物情大通渙然浹洽發號出令而民悅服故曰渙汗其大號天之陰陽交則雨人之陰陽交則汗也渙王居无咎正位居中而為之主也

白雲郭氏曰今出惟行弗惟反則號令之出其猶

渙汗乎一出不反之義也是以王者重慎之四五  
君臣合德以渙天下之難其號大矣故渙之大號  
則王居之渙羣之功則六四主之王居渙號則正  
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六四主渙羣之功  
則宣力四方盡臣職也吉孰大焉故元吉此君臣  
之義不同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有疾者閉塞不通陽降陰升浹於腠  
理否者亨矣否乾降二坤陰升四降者成坎坎水

渙於上下汗出之象號令如之巽為號陽為大九  
五出號令者也故曰渙汗其大號五至三體觀有  
風行地上省方設教之象能發新命以順民上下  
交通險難解釋渙汗其大號也渙時民思其主故  
王居正位乃无咎在它時安居不能順動則有咎  
矣故禹別九州而終於冀湯勝夏而歸於亳武勝  
商而至於豐王正位則渙散者知所歸矣乾五為  
王艮為居止也得正則无咎然九五非六四之賢



與上同志安能發大號居其所而治哉易傳曰再  
言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此則无咎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  
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  
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  
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  
意

本義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

字為象不為无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

中心由中而外自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於四體也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及底意思

散居積須是在它正位方可

並語錄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難之象惟上

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不從於彼則不能出於  
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  
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順於事理  
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  
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  
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 若如象文為渙其血乃與  
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  
謂能遠害則无咎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在上若係於三害不可免能絕棄

陰類遠去其難則可免咎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雖與三應而遠處物外陰陽之所不爭名位之所不累全身遠害得散之義故血去逃出无咎

白雲郭氏曰難不能散則傷之者至矣上九知見傷之憂故渙其血去逃出而後无咎也逃遠也違難必遠乃可免害此與渙其躬者无以異蓋止於

一身之謀非天下之大計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爻之應亦其志同耳然渙之六爻皆元凶悔者以皆知濟難及保身之道也苟不能有道以濟天下之難又不能明招以自保其身是皆凶悔之徒歟此蓋不必六爻有象而後知之故易之辭觀吉可以知凶由凶可以見吉斯得知微知彰之義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先儒讀渙其血作一句去逃出作一

句以象考之當從先儒九二坎坤為血血者相傷之象渙五爻不應上九獨應六三六三近險見傷上九下應之三上相易上復成坎而傷故曰渙其血言上三俱傷也上九能去六三遠出乎險之外自處以巽不陷於險則是去而遠害於義无咎逃遠也故曰渙其血去逖出无咎一本作去惕出巽為多白眼有惕懼之象然象曰遠害當從逖矣渙時以合渙為功上九居不用之地故遠害无咎像

於六三而不去其傷自取也若施之用事之地則

有咎仲由死於衛季羔避禍而去一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

占如此血謂傷害遯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

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三